

我得先承認，所有的文學作品當中，我最不耐煩一讀的便是遊記，有圖片附着的還好，一片緊鑼密鼓的文字的，我多半是皺一下眉蹙一眼題目就算。（雖然我自己偶而技癢也寫些遊記。）

「徐霞客遊記」一開頭的「潘序」裏就說：

「文人達士，多喜言遊。遊，未易言也。無出塵之胸襟，不能賞會山水。無濟勝之支體，不能搜剔幽祕。無閑曠之歲月，不能稱性逍遙。近遊不廣，淺遊不奇，便遊不暢，羣遊不久。自非置身物外，棄絕百事，而孤行其意，雖遊猶弗遊也。」

你看，近遊、淺遊、便遊、羣遊都有缺失，況寫遊記乎？

可是，隱地這本「歐遊隨筆」却有點兒不同。它的寫法幾乎可以說不是用的寫景記遊的手法，而是抒情的敘事體。

現在的旅遊事業發達，各旅行社印備的遊旅手冊既多且美。一趟歐遊回來，翻一翻景物簡介的小書，再轉譯成中文，寫作資料真不可謂不豐富矣，要想下筆千言並不很難。然而，隱地幾乎全捨棄了那些「廢話」。他把客觀的事實都用主觀的情感剪裁，渲染了

「歐遊隨筆」

印象

喻麗清

書名：歐遊隨筆

作者：隱地

出版：一九七六年。爾雅出版社

一下，因之使我們讀起來像讀「玻璃墊下」而不是在讀着「報導」。

它「不按牌理出牌」的序：「哥哥與我」，已然暗示了這種不隨俗的作法。他沒有什麼冠冕堂皇的歐遊動機，完全是出於哥哥的盛情，是一頁生命史上的「珍聞」。作者與他哥哥之間的親情，躍於紙上，感人極深。使我們即使只爲了他們兄弟倆也不免要慶幸這書的出版——因爲它不僅僅寫出了弟弟的興奮與快樂，也寫出了哥哥的仁愛與榮耀了。

書中三言兩語的交代處，也是一絕。譬如：說香港——它不是中國也不是外國。說日本——小人大國。說義大利——補不完的破洞，典當祖產的地方。說瑞士——草的天堂。說美國——猶抱琵琶半遮面。作者自知是在「走馬看花」，寫的只是「浮光掠影」，因此他只用了平實的三言兩語，使我們不難感受到他

的坦白與親切。他差不多是以一個中國記者的心情與眼光去看那「世界另外的九十九面」的。不過，我覺得「我看歐洲」那一章應該可以寫得更深厚的，因爲歐洲的「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樂」（書中分論），與東方之表面上的差異，實源自政治制度、經濟結構、社會背景、文化教養的有別。既然要「看」，而且是記者之「看」，就要看得够深，浮面上的一看便也沒有能够脫俗了。精美的相片可以補足描景文字的不足且有過之，然而照片却不能在學識上的增進方面多所貢獻。要是在「我看歐洲」裏能多給讀者們一些深入點兒的「教育」，彷彿是更好的事。

隱地我雖然從未見過面，可是他是我的「出版人」，理應維持緘默。不過，既然讀後有感，寫寫何妨，不然當了出版人的作家豈不是反而吃虧了嗎？